



德弗里斯在为帮助安妮·布斯实施安乐死做准备

安妮·布斯最后的日子

艰难推行的荷兰安乐死纪事

痛苦中的生命

布斯23年前胸部以下全部瘫痪，骨质疏松则让她的骨头十分脆弱。她的两块股骨、几节椎骨和左下肋骨先后骨折，压迫脏器。她得的不是绝症，却时刻感到钻心般的疼痛。当丈夫做饭时，布斯会在旁边削土豆、洗蔬菜；在听到一个善意的玩笑时，她也会调皮地发笑，她的生命还有许多年。

但是，她为什么要继续生活下去，她为什么要每天忍受这难熬的痛苦，消磨她无福消受的时光？

布斯请求安乐死已经有一年时间。在荷兰，一个人如果想申请安乐死，就必须证明他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而且疼痛难忍。法律就是这么写的，但没人能够说清何谓疼痛难忍。

在荷兰，一般情况下，协助病人安乐死的是他的家庭医生，但布斯的医生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她的丈夫坚称自己会继续照顾她，她的女儿们也不同意母亲这么做。

“结束生命”的诊所

布斯转而求助专门从事协助安乐死的诊所。她找到了位于海牙的“结束生命诊所”。诊所的窗户前有高高的天花板和小阳台，这里更像办公室而不是医院。这里也没有病床，病人不会来这里实施安乐死。

这家诊所开业已经3年，一共雇用了37个出诊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2013年，该诊所帮助超过200名患者实施了安乐死。2014年，该诊所接到帮助实施安乐死的请求是2013年的4倍。如果自己的家庭医生拒绝帮助实施安乐死，病人可以到这家诊所寻求帮助，在那里工作的人似乎更能够理解那些求死的人。

在“结束生命诊所”，围绕安乐死的话题都是最敏感、最有争议的话题。如果一个社会允许帮助别人自杀，那么它的底线在哪里？诊所甚至遇到过这样的病人：一名女子求死的

原因是患了污垢和细菌害怕症，总是不停地在清洗自己；另一名男子则是因为退休了害怕孤独而求死。最终“结束生命诊所”帮助这两名病人实施了安乐死。

德弗里斯和布斯相识于去年8月27日，事实上，布斯从未踏足“结束生命诊所”，和大多数病人一样，她要求在自己家里实施安乐死。于是医生和护士前去她家提供上门服务。65岁的德弗里斯画了黑色的眼线，涂了橙色的指甲油，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德弗里斯说，她知道像布斯这种情况，有人能活上一段时间，但很少有人能撑到几年。

病人的档案就放在德弗里斯旁边，档案里记录了每次访问和每个电话通话记录。布斯死后，由医生、律师和伦理学家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将会审查德弗里斯的行为是否出自布斯的自觉意愿。医生总共会与病人会面6次，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间隔时间为4个月左右。

德弗里斯潦草的记录写满了3页纸：“安妮·布斯，出生于1939年8月25日，书面请求安乐死。”在请求中，布斯写道：她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燃烧。她还写道：自己的小便只能被导入袋子中，这让她感到耻辱。此外，布斯还感觉到医生对她的病情已经放弃了，因为每当她向医生求助时，医生总是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

申请安乐死的标准

“结束生命诊所”的精神科医生检测了布斯的痛苦程度，结果发现她头脑清醒。神经科医生也证实，药物没有办法缓解布斯的神经性疼痛。德弗里斯和护士商量后又打电话咨询了综合科医生。所有人都认为布斯符合申请安乐死的标准。

2014年10月份，布斯向家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她说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月底就能实施安乐死。在宣布消息的时候，她不是在咨询家人的意见，而是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如果你想死，也请不要死在家里。”她的丈夫提出要求。他还要求住在这里，他不希

望家里充满了妻子死亡场面的记忆。他的女儿也恳求她三思，说：“想想你的外孙吧。”

德弗里斯的主业是个全科医生，她每天诊治的患者多患有胃溃疡或者过敏这样的小病，偶尔也会遇到老年痴呆症或者癌症患者，但這些患者中的绝大部分都希望能够活下去。协助病人实施安乐死只是德弗里斯的兼职工作，她做这份工作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信念。她说从来没算过自己究竟帮助过多少病人实施安乐死，但她相信每年大概在7—10人之间。

德弗里斯说，不管自己亲手结束过多少生命，协助安乐死都不会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常规事情。毕竟，让那些一分钟前还在自己面前呼吸说话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我杀了他们，”德弗里斯说，“第一次实施安乐死时，我在发抖。直到现在，每次实施安乐死我都很紧张。”

有一次，为了前去帮助患者安乐死，她甚至离开了一个聚会。当她回来时，她丈夫给她递了一个眼色，她是唯一知道她去干什么的人。如果德弗里斯的工作使她感到痛苦，她也能够很好地把这种痛苦隐藏起来。

模糊的界限

2002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一年之后，该国1815人被协助实施了安乐死。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4829人，实施安乐死的人数占了全国死亡人口的3%以上。大部分实施安乐死者都是晚期癌症患者，但在过去42年间，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障碍症患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判定哪些人必须继续忍受病痛活下去是没有可遵循的标准。

委员会最近谴责了诊所的一个医生，他帮助一位仅仅是患有耳鸣的47岁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委员会责备医生的理由是，“并未将所有治疗方案用尽”。这是该诊所一年内第三次发生医生受到谴责的事件。

这是否意味着有关安乐死管理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反对安乐死的人警告不要太快放弃一个患者，而支持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这是自决的行为。每次德弗里斯遇到新患者，她都要做出艰难的决定——对这个人实施安乐死会被允许吗？

当德弗里斯坐在82岁的“K夫人”家的沙发上时，天已经黑了。“K夫人”左腿搁在凳子上，正在忍受背痛的折磨。她与这个世界联系的方式就是电视和互联网，但是这些天来，她使用它们的频率越来越少了。“K夫人”说，她一直很想要孩子，但她的第一任丈夫在飞机失事中身亡，第二任丈夫又患了绝症。虽然现在还活着，但她的生命似乎很早就结束了。

德弗里斯说“K夫人”的一生遭遇了人生中所有的痛苦，可是按照法律规定，她无法实施安乐死，因为她并未受到任何病痛折磨。德弗里斯希望自己能够帮她，她问“K夫人”下一步打算怎么做，“K夫人”说：“淹死自己。”

2013年有1954名荷兰公民自杀。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安乐死会为那些寻求结束生命的人提供一种更有尊严的死法，更加人性化，否则他们会采取自杀那种可怕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犹豫不决

“结束生命诊所”的主办方是“死亡权利协会”，这个有161000名会员的协会认为死亡是一项基本人权。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争取一味“满足最后愿望的药”，任何希望结束生命的人都可以“服用”这味“药”来满足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愿望。

对于像德弗里斯这样的医生来说，确定一个病人是否已经丧失了全部活下去的希望并不容易。有些病人也许只需要一些积极的经验，就会重拾生活的勇气。德弗里斯曾遇到过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她说希望自己在安乐死之前能够再见一次妹妹，她的妹妹住在加勒比海的阿鲁巴岛。结果当这名病人度完了加勒比假期再次遇到德弗里斯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神采，再也不想死了。

安妮·布斯在走这最后一步前也犹豫过。那是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也是几周以来的第一个晴天。布斯突然说了一些引起医生密切关注的话。

“我发现一切都很好，我想活下去。”布斯说。

“如果你有犹豫，那我们就不会实施安乐死计划。”德弗里斯说。

布斯在仔细考虑之后做出了回答：“如果疼痛没有了，我想继续活下去。”

布斯说她害怕打针，因为她有静脉曲张。德弗里斯抓着布斯的手，沿着她手腕抚摸着她的静脉。“你不必害怕。”她说。

决定离开

布斯的丈夫把椅子朝妻子身边挪了挪，他用手指心不在焉地擦拭着轮椅上的灰尘。“这是一个好时代，也是一个坏时代，”他不停地嘟哝着。52年前，他们承诺互相照顾一生一世，但是现在，死亡要将他们分开了。他戴着一顶大礼帽，她则戴着面纱。“如果要安乐死的是我，她应该可以活到100岁，因为她能照顾好自己。”他补充说道。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出现在妻子实施安乐死的现场。

两个星期后，布斯不再有任何疑问，她决定离开。另一名独立医生肯定了德弗里斯的评估，他们两人和布斯的家人进行了交谈。布斯的丈夫一直在哭，而布斯的丈夫则气愤地说：“不准在我们的床上实施安乐死！”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布斯将在她的轮椅上接受安乐死，时间是

一个星期二的下午2点。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布斯其实有着美好的生活。她住的是平房，门也足够宽，她可以坐在轮椅上随意进出。她的丈夫每天早上帮她下床、淋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还会给她端一杯温牛奶，里面混合了两粒止痛片。有时他也会给布斯的咖啡里加一点白兰地，当布斯夜里躺得太难受时，他会帮她翻身。凌晨3点，他会帮布斯插入栓剂，这样布斯就可以于清晨将粪便排到尿布上，肠道得到舒缓。布斯拥有的其实足够了。

布斯的卧室看起来就像一个病房。布斯用器械把自己从床上移到了座位上，她的丈夫早已在座位上为她铺好了尿布。她呼哧呼哧地在喘气。“太痛苦了！”她呻吟道。丈夫把袜子从她的脚上脱了下来，拿枕头盖住她冰冷的脚。

布斯小心翼翼地挪向她的杯子，但是够不到。她一脸苦相，也许更多的是愤怒和痛苦。“我渴了，必须向别人要水喝，”她说，“如果我要上厕所，必须求别人送我去。”她抱怨自己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她的丈夫打断了她，他的手上拿着一个灰色的紧急按钮，一按就会有铃声响起。他说自己只要一听到铃声就会立刻出现在妻子面前。他笑了，但布斯的表情十分苦涩。

布斯不想成为负担，但她改变不了事实。有时候，她的丈夫一晚上要起来6次帮她翻身。

允许安乐死是对生命的尊重

安妮·布斯的命运值得今天的年轻人关注。将来有一天，他们会被迫住在疗养院，因为他们可能得了老年痴呆症，必须依赖别人的护理。那么让这些患者得到更好的照顾是不是比安乐死更好的选择呢？

“这不是照顾得好不好的问题，”德弗里斯说，“问题的关键是自由。”她说，一些和她有过交流的病人并不希望“陷身”在养老院中。有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不希望和那些高龄老人一起呆在养老院里，还有些男子不喜欢自己每次小便都尿在尿布上。他们认为死亡是一种福气，有时候，在他们的腿突然失去了知觉。在倒在地上之前，她只向前迈了两步。她大声呼喊，但房屋内只有她一人，她没办法拿到手机，只能在地板上爬到窗户前，拉开窗帘，拼命挥舞胳膊。

一位邻居注意到了她并且打电话叫了当地的医生。但直到晚上，才有专家弄清楚究竟她出了什么问题。分离组织已经堵塞了她的静脉，导致她脊髓和神经受损，医生已经无计可施。

安妮·布斯十分向往她23年前就失去的自由。在她52岁生日前的一天早晨，她的腿突然失去了知觉。在倒在地上之前，她只向前迈了两步。她大声呼喊，但房屋内只有她一人，她没办法拿到手机，只能在地板上爬到窗户前，拉开窗帘，拼命挥舞胳膊。

一位邻居注意到了她并且打电话叫了当地的医生。但直到晚上，才有专家弄清楚究竟她出了什么问题。分离组织已经堵塞了她的静脉，导致她脊髓和神经受损，医生已经无计可施。

安妮·布斯十分向往她23年前就失去的自由。在她52岁生日前的一天早晨，她的腿突然失去了知觉。在倒在地上之前，她只向前迈了两步。她大声呼喊，但房屋内只有她一人，她没办法拿到手机，只能在地板上爬到窗户前，拉开窗帘，拼命挥舞胳膊。

安妮·布斯十分向往她23年前就失去的自由。在她52岁生日前的一天早晨，她的腿突然失去了知觉。在倒在地上之前，她只向前迈了两步。她大声呼喊，但房屋内只有她一人，她没办法拿到手机，只能在地板上爬到窗户前，拉开窗帘，拼命挥舞胳膊。

安妮·布斯十分向往她23年前就失去的自由。在她52岁生日前的一天早晨，她的腿突然失去了知觉。在倒在地上之前，她只向前迈了两步。她大声呼喊，但房屋内只有她一人，她没办法拿到手机，只能在地板上爬到窗户前，拉开窗帘，拼命挥舞胳膊。

她喜欢狂欢节。当夜幕降临，她经常和女儿一起在酒吧里喝酒，哪怕早已过了回家的时间。“再喝一杯！”然后，母女一起在桌子上跳舞。“我们在晚上也经常一起去森林散步。”小女儿回忆说。然后，她哭了起来，她的一个姐姐抱住了她。

整整一代人的道德冲突

她们能够理解母亲选择死亡吗？“我看着她胸部以上的时候，觉得她一切正常。”其中一个女儿说。“她说自己活在痛苦之中。”另一个女儿插嘴道。“但是，我们是无法感受到这种痛苦的。”第三个女儿说。

三个女儿面对着整整一代人的道德冲突——对于安妮·布斯这样的人，死亡是救赎还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在安妮·布斯去世前两天，一位退休的牧师为她进行了最后的祷告，此前，已经有两位牧师拒绝了她的请求，他们说，布斯的愿望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在75年的人生中，布斯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家的墙壁上挂着4个木质十字架，但是当她需要教会帮助时，教会却抛弃了她。

第二天，全家人在一起看旧碟片。同一天，德弗里斯向自己的职业

生涯做了告别，这是她作为全科医生的最后一天，此后，她将成为“结束生命诊所”的专职医生。

终于，周二到了。中午以前，一辆救护车停在布斯家灰色的房子前。护理人员将插管连接在了布斯的静脉上，用绷带固定住。德弗里斯从救护车里出来了，她要求护理人员先插入软管，以免她在注射时不小心扎错了地方。她担心布斯的亲人看到这个场面，也担心病人自己会感到害怕。

下午1点15分，德弗里斯坐在自家的餐桌前，将针头插入药水瓶，药水已经在她的冰箱里放了整整一个星期。她慢慢地把注射器里吸满药水，她的两个孙子就在旁边看电视。

德弗里斯小心地把注射器放进特百惠箱子中。“永远不要过早拿出注射器，”她在车上解释道，“否则，你会在布斯的家人向她道别时打扰到他们。”车的后座上还放着个急救包。“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德弗里斯此前说道。

实施安乐死

下午1点45分，德弗里斯的车开到了布斯家所在的街道，德弗里斯拿起她的医用包和特百惠箱子下了车，按响了布斯家的门铃。

每个人都来到她身边——女儿、丈夫、外孙以及15个亲朋好友。他们围在布斯的身边。其中一个女儿抱着母亲的手，她的眼眶红红的。布斯笑了，这么多人都来了，他们是为她来的。

德弗里斯取下绷带，这样她就可以将注射器插入插管了，她开始了注射。

“你确定吗？”德弗里斯问道。

“是的，我确定。”布斯坚定地答道。

人们降低了布斯轮椅的靠背，在她的头下垫了一个枕头。布斯的丈夫往她身边靠了靠，二女儿则紧紧抓住了妈妈的手，最小的女儿坐在母亲的脚边。“妈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小女儿问道。

布斯开始哭了，她说出了最后的心愿。“我希望这样的事永远不要发生在你们身上。”她说，她希望他们能够守在一起，她总会有好东西同他们分享，而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告诉她。然后，她的眼泪干涸了，她声音变得越来越小，德弗里斯拍了拍她的脸颊。

下午2点，墙上的挂钟准点报时，但是布斯一家人的哭声盖过了挂钟的声音，这一切，安妮·布斯都感觉不到了。



在丈夫的帮助下，安妮·布斯从床上起来



布斯家里墙上的照片

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常州市新华石油化工储运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整体债权债务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折合人民币[40]16.99万元。

二、**开展时间、地点**：2015年2月10日-11日，标的物现场约看。

三、**拍卖会时间、地点**：2015年2月16日上午10:00，南京市五台山1-3号江苏体育宾馆会议室。

四、**参与竞买办理事项**：1.竞买人须交纳拍卖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2.报名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15日下午4:00前，款项以到账为准。报名地点：南京市五台山1-3号江苏体育宾馆写字楼3楼。3.保证金缴纳账号：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01360120210005164，南京银行鸡鸣寺支行。

五、**注意事项**：以上债权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管理 layers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公司地址：南京市五台山1-3号江苏体育宾馆写字楼3楼 联系电话：025-86556671、13815400927